

序

我刚从美国回来。在美国大学 ,我见到许多中国留学生。美国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评价是学习刻苦 ,基础扎实 ,但是太死板 ,想像力不够。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学生在中国的功课压力太重 ,把想像力的翅膀压折了。

想像力其实是最可宝贵的素质。做任何创造性的工作 ,都需要想像力。建筑师设计一幢房子 ,在画图纸之前 ,对未来的房子要有充分的想像。一组优美的舞蹈 ,也就是丰富想像力的结晶。就连写一篇作文 ,画一幅画 ,都需要想像力……

最大胆的想像 ,那就是幻想。幻想的翅膀最轻盈。

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幻想 ,那就是科学幻想。科学幻想最能产生创造发明的灵感。

多读科学幻想小说 ,有助于培养丰富的想像力。正因为这样 ,需要创作大量优秀的科学幻想小说。

在中国 ,早在 1904 年 ,就已经有了中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科学幻想小说 ,至今已经有了将近 100 年的历史。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家 ,已经进入新世纪的一代了 :1904 年以前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 ,是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作家 ;1904 年至 1949 年

纪 愿年代初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 ,是中国第二代科幻小说作家 ,愿世纪 愿年代初至 愿世纪 愿年代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 ,是中国第三代科幻小说作家。这套《海天少年科幻小说系列》的作者们 ,则是中国新世纪的一代科幻小说作者。

《海天少年科幻小说系列》的作者们 ,是中国目前最年轻的科幻小说作者 ,也是最有希望的一代科幻小说作者。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雨露 ,绽放着最新奇的科幻之花 ,那便是这套《海天少年科幻小说系列》。虽然稚嫩 ,但是朝气蓬勃。

回顾 愿世纪的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创作历程 ,我曾经感慨地说过 :“中国科幻无大师 !”我所说的“大师” ,就是指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的作品被译成英文成排地摆在美国的书店里 ,就像法国的凡尔纳、英国的威尔斯、美国的阿西莫夫 ,他们的科幻小说被译成中文成排地出现在中国的书店里一样。

希望寄托在新世纪的年轻作者们身上。我期望在新一代的中国科幻小说作者中 ,涌现出科幻小说大师 !

叶永烈
于上海“沉思斋”

目摇摇录

序	叶永烈(员)
特别通缉令	(员)
端木博士的恐怖报告	(员)
骇人听闻的罪恶	(远)
好一朵茉莉花	(怨)
“猿号”的严厉警告	(怨)
向“奶妈”报到	(员源)
新疆女之死	(员愿)
真实的虚拟	(圆源)
灾砸里的勘察	(圆源)
且听三四五	(猿缘)
费因曼效应	(源猿)
辩护士败阵	(源猿)
定要见见矢村警长	(缘圆)
像一只葫芦	(缘圆)

马蜂先生讲的故事	(缘苑)
棘手的 陨砵悬案	(远源)
超级魔术	(苑猿)
钻石之谜	(苑猿)
水落石出	(愿园)
走进 葬砵的中国警官	(愿猿)
碧苑迷雾	(怨园)
兴趣怪异的夜客	(怨园)
难解的狄拉克方程	(员愿)
嵯峨英魂	(员愿园)
夜鹰悲歌	(员愿园)
亚伦的魔杖	(员缘猿)
初现端倪	(员缘猿)
风雨亭斗智	(员缘猿)
云开雾不尽	(员缘猿)
山色斑斓	(圆园园)
幽谷羌笛盼知音	(圆园园)
悬崖欲断香魂	(圆愿)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圆源)
浩气贯雄峰	(圆苑苑)
截获“埃博拉 苑号”	(圆苑苑)
我就是“奶妈”	(圆愿)

特别通缉令

端木博士的恐怖报告

曾经两度肆虐地球人类的“埃博拉”病毒，又在非洲东部的乌干达爆发。

镜头急推。银幕上赫然显示出阴森的黑底白字字幕：
“埃博拉”病毒狂袭乌干达！

以下镜头拉出的画面，触目惊心——

非洲东部的乌干达，昏黄的落日，昏黄而没有生气的大荒原。一辆辆救护车呼啸着凄厉的警笛，在空旷的公路上疾驶，扬起冲天黄尘。

这里是乌干达北部，最贫穷最偏僻的古卢区。

拉科尔医院特护病房。

三名年轻的女护士正在病床上作生命的最后挣扎。简陋的病床上，三位可怜的姑娘痛苦地呻吟着，剧痛使她们的身

子不断地扭曲。她们的眼睛、鼻孔、耳孔、口腔和肛门在大量地往外涌流着污血！

“啊！——”“啊！——”“啊！——”

三声揪人心肺的凄厉的惨叫过后，她们死去了！

“唉！”观众位置上有人发出轻轻的叹息声。

25岁的医学博士端木云晖摁下了暂停控制钮，转过身来，面朝场内的十几名年轻警官说：

“各位，这绝不是好莱坞的恐怖电影《死亡地带》的剪辑，更不是哪一个随心所欲的作家杜撰出来的科幻作品。大家刚才看到的，就是十年前震惊全世界的死亡病毒‘埃博拉’肆虐人类的恐怖一幕。

“当年，‘埃博拉’这个恶魔一样的词，让全世界的人谈之色变，它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惊恐，不亚于‘艾滋病’。‘埃博拉’病毒源于非洲的刚果，‘埃博拉’病毒的名字源于刚果境内的一条河流‘埃博拉河’。1976年，这种病毒首次在埃博拉河流域爆发的时候，就夺走了 200 人的生命。不过，当时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病毒。此后，这种神秘的病毒先后在加蓬、苏丹、象牙海岸，甚至英国出现；它的第二次爆发是在 1989 年，共有 200 人死于非命；第三次爆发共有 200 人不治身亡！”

说到这里，端木博士满面忧伤。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打开资料图像的按钮，结合银幕上的图景继续介绍说：

“受到‘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人，发病初期的症状极具迷惑性，非常容易被医生误诊为普通的感冒或者麻疹。事实是，‘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发病的症状十分恐怖，各位刚才已经目睹了三位护士死前的惨状。她们是护理‘埃博拉’

病毒患者时不幸感染上病毒的，她们的死状竟然是这样惨不忍睹！恶魔般的病毒让感染者发高烧，肌肉剧痛，然后，体内的肝心脏等内部器官开始糜烂成半液体的块状，最后，患者的眼睛、鼻孔、耳孔、口腔和肛门大量出血，患者全身皮肤毛孔浸满污血而死！这种病毒极其容易通过患者的血液、精液、尿液和汗液传播，一般潜伏期为三周，死亡率高达100%！”

这时，有一位身材魁梧、身着夹克便装的男子轻手轻脚地来到场内，在最后一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两臂抱在胸前，认真地听起博士的讲话来。

端木博士虽然看到了他，但只是喝了一口茶，仍然没有停下自己的讲话：

“十年前的这场特大疫情发生后，当时，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直接参与下，乌干达政府迫不得已下令，将古卢区北部三个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宣布为‘完全隔离区’，动用了武装部队将隔离区用铁丝网围起来，封锁了该地区所有的大街小巷，禁止任何居住、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擅自离开。”

端木博士讲到这里，突然把话打住不往下说了。他很有礼貌地朝后排坐着的那位身材魁梧的警官点了一下头：“各位，下面的情况，就由国家安全局的首长来讲吧。”说完，端木向后排走去，到了那位大块头中年男子面前，微笑地握住他的手说：

“对不起，钟局长，原谅我刚才没有停下来。因为，因为……你是知道我的，我是没有能力半途中断讲话内容的，不然，大驾光临，实在是……”

啪！端木云晖的右边肩头上挨了钟汉和不重也不轻的一拳头，放映厅里立刻响起这位大块头洪亮的声音：

“我说你这个端木呆子！你还有完没完哪？我钟汉和什么时候有‘大驾’来着？安全局的一个局长就算是‘大驾’啦？去你的吧！要是这回把这个天大的案子破喽，我们就要一起接受国际安全总部嘉奖！嘿嘿！老伙计，那个时候，咱还要好好摆一摆中国安全部警官的‘大驾’呢！”

端木云晖不好意思地笑笑，揉着被钟汉和捶得发疼的左肩头，问：

“喂，我的伤病员，刚才你使用左手给了我一拳头？”

“怎么样？还有力度吧？”钟汉和笑呵呵地挥动左臂，“有你的！妙手回春哪，我这根尺骨被你换成稀有金属‘钽’^①骨头，揍起人来，就是名副其实的‘钢筋铁骨’喽！”

端木云晖也打趣地说：“早知你这么捶我，上个月你被匪徒的枪敲断了骨头，我就给你换根锈铁骨头才好呢！”

“哈哈哈哈……”钟汉和畅快地大笑起来。

十几个来听端木云晖博士讲课的各地市安全局的骨干们，发现他们的顶头上司来了，纷纷走下座位朝钟汉和身边围过来，有叫“老钟”的，有叫“汉和”的，有叫“伙计”的，甚至还有叫他的译名“钟九仙”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尊称他“钟局长”的，更没有正规场合下敬礼之类的客套。

钟汉和随和地偎着端木云晖的肩头向讲坛走去，等端木云晖在前排座位上坐下以后，他就毫不客气地拿起投影机上

① 钽是一种“生物适应性材料”，用钽片可以弥补头盖的损伤，钽丝可以用来缝合神经和肌腱，钽条可以代替折断了的骨头和关节，钽丝织成的钽纱或钽网，可以用来补偿肌肉组织。

的小棍，指着银幕上的画面，十分严肃地说：

“大家看！这里的铁丝网！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下面的警官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这位“局座”所问何意，没有人搭腔，场内一时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钟汉和似乎并没打算谁来接他的话茬，接下去说：

“刚才，我的老同学端木，讲到了乌干达武装部队封锁‘埃博拉’病毒疫区。大家看！这铁丝网能够‘锁住’什么呢？”

“人。”有人应道。

“还有牲畜。”

“没能锁住‘埃博拉’病毒？”一位看上去就很精干的小伙子，半是问，半是猜度地说。

“笨蛋！”钟汉和甩掉手里的短棍，骂了一句，又对那个小伙子解释说：“别误会，小谷，我是骂作这个决定的糊涂虫！人，当然没有锁住，病毒也没有被锁住。”

钟汉和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大口，提高了嗓门说：“糟糕的事儿就出来啦。‘埃博拉’病毒已经从乌干达溜出来啦。”

有位年岁稍大的警官趁他过烟瘾的时候，插问：

“老钟，是十年前溜出来的吧？”

这一问，十几双眼睛都盯住了钟汉和。他看出，众人的眼神里都有一个疑问：“十年前溜出来的‘埃博拉’，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提起？”

钟汉和对端木云晖一笑，摇摇头，说了一句只有他俩才懂的话：“老同学，我没错吧？”就坐下了。

端木当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我请你给我们这些跟不上时代科技潮流的伙计上课，没有错吧？瞧他们脑袋里的科技

含量就这么多！

心有灵犀一点通。

端木当然明白老同学刚才那无可奈何的一笑，他站起身来，走到讲坛前，接着给大家放映录像资料。

骇人听闻的罪恶

银幕上出现的是戒备森严的乌干达军警队伍。

入夜了。

寒风瑟瑟，明月高悬。蓝莹莹的月光洒向这东非荒原，给远处的村镇笼上一层阴惨惨的寒雾，铁丝网上的铁丝反射着惨白的冷光。

这里没有人的活动，没有飞鸟夜出，没有犬吠，没有声音。

死一般的寂静。

一名持枪肃立在铁丝网前的军人，注视着通往小镇的公路。他孤零零的，周围没有其他岗哨。

突然，小镇里隐约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一辆牛车缓缓而来，赶车的是一个妇人，她把牛车赶到铁丝网边上停下，神色慌张地四处张望。

镜头急推——

一个惊人的画面出现在银幕上：

隔着铁丝网，妇人慌慌张张将一顶旧毡帽递给了这个哨兵，哨兵立刻塞给妇人一包东西。妇人打开那包东西。

特写——天哪！是一摞美钞！

赤裸裸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美元买毡帽。

录像放到这里，端木博士又摁下暂停键，特写镜头立刻被“定格”住。端木神情严峻地说：“各位请注意，灾难就从此刻制造出来了！”

以下的时间里，端木博士对“灾情”的介绍，让现场所有的人都不寒而栗！

某军事间谍组织获悉“埃博拉”病毒在乌干达爆发以后，竟然欣喜若狂。他们把人类的这次空前大劫看作是研究病毒武器的天赐良机。于是，他们通过种种途径，买通了乌干达部队里利令智昏的人，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用高价购买了一位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患者的旧毡帽，提取毡帽上残存汗渍里的“埃博拉”病毒，以此为“病毒母体”进行研究，改造以后大量复制了另一类型的“埃博拉”病毒，并且丧心病狂地制造出“埃博拉病毒炸弹”。

端木博士最后说：

“刚才各位看到的，他们进行罪恶交易的镜头，是乌干达军方设置在警戒网周围的夜视摄像机偶然拍摄到的。遗憾的是，宪兵队赶到交易现场时，那个妇人已经死在牛车的轮子下，那包美钞和那个军人已经不知去向。当然，可怕的旧毡帽也一同失踪。

“后来，在联合国的一次全面禁止生物化学武器的核查行动中，啊！毫无防备的善良的人们，发现了那批可怕的‘埃博拉病毒炸弹’，并从缴获的间谍组织的机密档案中，获悉了这次罪恶的全部真相。令人后怕的是，机密档案表明，如果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再晚半周的话，‘埃博拉病毒炸弹’就要降临到千百万无辜的平民头上！”

钟汉和站起来，接着说：

“同志们，国外敌对势力是不甘心我们欣欣向荣的！他

们哪会眼睁睁看着一个东方大国的日益强盛呢？他们的罪恶勾当永远不会停止！昨天，我国国家安全部接到国际安全总部的紧急通报，一个国际恐怖集团操着变异的‘埃博拉’病毒，又向和平社会卷土重来。他们这次使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这个‘弹’那个‘弹’！哼！他们这回携带着‘埃博拉苑号’变异病毒，赤裸裸地来了！现在，‘埃博拉苑号’正在向我们亚洲大陆扑来。我们中国大陆领土，正面临着被‘埃博拉苑号’侵袭的危险！”

“来吧，混蛋们！”

人们坐不住了，摩拳擦掌。有的解开了制服扣子，有的将桌子上的大盖帽拿在手里扇着冒汗的头。

那个高个小伙子叫谷一峰，最激动。他刷地站起来，又坐下，大声说：“局长！咱们怎么干？下命令吧！”

这时的钟汉和，一反刚才的随和，板起面孔，做了一个“请安静”的手势，一板一眼地说：

“遵照国际安全总部的《特别通缉令》，遵照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紧急指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履行国际公法赋予我们的权力！——现在，我命令！从即日起，搜捕一切携带‘埃博拉苑号病毒’进入我境内的人或动物！搜捕行动从1975年10月15日凌晨零点开始！”

钟局长的话音一落，全体警官刷地起立，慷慨激昂地说：“是！坚决执行命令！”

好一朵茉莉花

“猿号”的严厉警告

圆历年圆月源日星期五，阳光灿烂，一个立春的好日子。按照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计算，太阳已过了黄经猿缘度。明朝王象晋的《群芳谱》里说：“立，始建也。春气始而建立也。”也正如农谚所说：“立春三日，百草发芽。”

在南国一片盎然春意的时候，一列磁悬浮列车风驰电掣地朝着还处在冰天雪地中的中国大西北而去。

也是在十年前的圆历年，中国政府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十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往日荒凉的西部高原，如今早已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当列车驶进新兴的边城——浣西市的时候，谷一峰就早早地等候在车厢门边了。

昨天上午，他还在中原大地端木云晖博士的小报告厅里，晚上就接到国家安全部的密令，命令他今天赶来浣西

市，与先期到达的医学博士端木云晖一起，在一位代码为“猿号”的国家安全部特派员的带领下，到一个绝密单位向一位代号为“奶妈”的人报到，执行特别任务。

磁悬浮列车虽然在减速，时速之高却仍然让人看不清车窗外的景物，这座高度现代化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只能让人隔着车窗浮光掠影。

谷一峰在整理着着装，虽然已经是一身笔挺。他对着列车上的镜子端详着自己的全身装束，生怕警容警风上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到一个新单位落一个不好的“第一印象”。

嘿，不错！

一米七三的个子，得体的真空保暖制服，从上衣到裤子，再到爽亮的皮鞋，一尘不染；警用领带紧扎不歪；肩章上，标志着国家安全部警衔的肩章光彩熠熠；警帽下，一张“国”字形的脸庞，透出的是男子汉的刚毅。特别是“九点一刻钟”式持平的粗黑的眉毛下，一双发亮的大眼睛，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自信。嗨！让谷一峰没有法子的，是这张老是难得晒黑的脸——掩饰不住他二十四五岁的年龄，一脸的“奶油小生”气。

傍晚，这列身着红白相间色彩的磁悬浮列车，披着边塞的绚丽霞光，终于停靠在浣西东站人头攒动的月台。

遵照命令，谷一峰没有携带任何行李，只拎了一个黑皮包，表示他是一个旅游观光客。

一踏上喧闹的站台，他就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直接向站台的猿号钟走去——这里是预定会合的地方。没有“接头暗语”。虽然他不知道“猿号”是谁，可与端木云晖博士是相识的。国家安全部的密令就是这样要求的。

远远地，谷一峰看到，猿号钟下，只有一个抱着小孩的

新疆妇女。她围着丝织花头巾，坐在行李包上，眼睛朝自己这边望着。看样子，她像是在等人。

“她会不会是‘猿号’？”谷一峰猜度着朝她走去，心里渗出一丝不快来，担心将要执行的“特殊任务”的合作者是个“奶妈”。他小谷从来就厌烦“婆婆妈妈”，特没有逗小孩子的兴趣。他那个部门的家属圈里的孩子们，背地里叫他是“冷不丁叔叔”。

“不对。”谷一峰放慢了脚步，“端木博士呢？没见着端木博士，你凭什么断定‘她’就是‘猿号’？”

不断有旅客从他身边擦肩而过，他免不了受挤擦。他干脆靠上一根梁柱，远远地朝新疆妇女那边看着，看有没有另外的人，或者就是端木博士在那里出现。

突然，他感觉到两腋下被塞进两团热乎乎的东西，似乎有人把手臂伸进去了，紧跟着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味，耳朵右边响起一个不大但却清晰的声音：

“谷一峰，别出声！”

谷一峰大吃一惊，左顾右盼，跟前哪里有人！他的手很快伸向腰部，他想掏手枪。

“别乱动！”左边的“空气”里传来小声呵斥。

谷一峰下意识地摆动了一下右臂——啊！在“空气”中，他的右手碰到了一个身体！他又摆动了一下左臂，这一次，在左边的“空气”中，他的手背触到一团热乎乎软绵绵的东西。

“啪！”谷一峰的脸颊被左边的“空气”扇了一个耳光，传过来一个发音奇特的机器人似的骂声：“流氓！”

谷一峰一怔，似乎意识到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

“你们是谁？”谷一峰先问右边的“空气”。

“端木云晖。”一个浑厚的男中音。

“你真的是端木云晖博士？”

“快随我们离开这里！”右边的“空气”提醒他说，“小谷，你昨天还听我讲过课。怎么，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

刚才，事情来得太突然，谷一峰没有留心分辨声音。现在，他听出来了，的确是端木博士在对他说话。

“听着！小子！你捅了大娄子啦！”

左边的“空气”严厉地警告他，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奇特声音，瞬间让谷一峰联想到儿童科幻卡通片里的机器人在说话，他感到了冰一样的冷峻和呛人的辣椒味。

那声音更加急促地说：“我就是‘猿号’！注意！我们现在都隐身了！跟着端木博士走，当心不许碰着任何人！”话音一落，谷一峰就感到左腋下那“热乎乎的东西”抽走了——在这抽动的一刹那，他感觉到抽走的好像是一位姑娘的“玉臂”，心里竟然怦怦一阵乱跳。

谷一峰又朝站台猿号钟那里看了一眼，看见那个新疆妇女已经站起身子，四处张望着，好像在寻找什么。

谷一峰被端木挽着臂膀，避开人多的地方，找了一处墙角等了一会儿。等到旅客全都出了车站以后，他们才大摇大摆地从出口走出车站。

检票员没有查验他俩的车票。谷一峰这才相信，他们的确成了隐身人。不过，他疑惑，为什么要隐身呢？

端木挽着谷一峰上了一辆白色轿车。轿车自动启动后，朝着浣西市的西郊驶去，一上高速公路，轿车就像箭一样飞驰起来。

啊！真美！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在谷一峰的右前方的天边挂着，广袤的大草原在落日的辉映下显得更加壮阔。

渐渐的，他看到，在绿毯般的草原上，右前方横亘着一堵青绿色的山峦，延绵起伏。轿车向右拐弯，迎着山峦而去。

轿车的速度明显地减慢了。

谷一峰发现，轿车已经进入了一个群山环抱的小盆地，面前陡然出现了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市。远远看去，一个硕大的雕塑立在路中央，四个汉字和一个漂亮的英文字母“月”的图案，立刻跃入眼帘。

轿车缓缓在大街上行驶，街道两边是楼房、是商店，行人、自助车一闪而过。

轿车在一处哨卡前停下了。经过电子自动检查装置的检查，轿车被放行。

突然，车窗玻璃全部被什么东西蒙上了，车内只有微微的亮光。

方向盘在扭动，车在左拐右拐，又是拐弯，谷一峰只能感觉车在拐弯，似乎在往下坡路滑行，一种下行运动特有的超重感一直持续了近十分钟才消失。

谷一峰不能判断这辆轿车是否真的“无人驾驶”。

刚才的美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不说话，免得又遭来什么呵斥。他可以听到身边端木博士均匀的呼吸声，却不知道那个蛮横的“猿号”在不在车上。

他靠在软和的座椅上，一声不吭。车内，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他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脸颊，不禁有点恼火了：虽说他只是国家全部下属的一名普通的警官，可他毕竟还是个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呀！平白无故吃了一记耳光，还做了一回“流氓”！岂有此理！不就是国家安